

迷

朱

質

疑

述朱質疑卷之四

當塗夏忻心伯甫學

朱子己丑以後辨張南軒先察識後涵養攷

朱子丙戌中和之說與南軒往復通書辨晰詳盡南軒雖以延平默坐澄心爲不然而於朱子之論中和則無不合及朱子至潭州又從南軒先察識後涵養之說南軒贈詩所謂遺經得紬繹心事兩綢繆也及朱子己丑夏定舊說論書與南軒論之南軒亦欣然改從惟先察識後涵養執之尙堅朱子既與南軒綢繆又與當時同主此說者極言之茲攷其可見

者著於篇

已丑荅張欽夫云。來喻曲折。雖多所發明。然於提綱振領處。似亦有未盡。又如所謂學者先須察識。崙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某於此不能無疑。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不曾涵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豪釐之差。千里之繆。有不可勝言者。

析按書首云。諸說削蒙印可。而未發之旨。又其樞要。既無異論。何尉如之。故知爲已丑之書。

又書云。若曰於事物紛至之時。精察此心之所起。則是侶要於應事之外。別起一念以察此心。以心察心。煩擾日甚。且又不見事物未至時用力之要。此某所以不能無疑也。

所按此書無季月可攷。姑增於此。

虞實荅張敬夫云。某幸從遊之久。竊觀所存。大抵莊重湛密氣象。有所未足。以故所發多暴露而少含蓄。此殆涵養本原之功未至而然。以此慮事。吾恐視聽之不能來。而思慮之不能詳也。又云。某嘗以爲內修外攘。譬如直內方外。不直內而求外之方。固不可。然亦未有今日直內。而明日方外之理。須知自治之心。

不可一日忘而復讎之義不可一日緩乃可語今世之務矣

析按乾道六季召敬夫爲講官以范成大爲金祈請使敬夫見上言其不便此書中間有不知曾爲上論罷祈請之使否又書末以涵養比自治察識方復讎語亦分明

庚寅又書云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端則是腐儒迂濶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以論當世之務矣吾人向來非不知此卻是成已功夫於大本處未甚審的如不先涵養而務求

知見是也。

所按書首云奏草已得竊觀知是庚寅得對後之書又書中云吾人向來非不知此卻是成已功夫於大本處未甚脩酌如不先涵養而務求知見云云可見先察識之說朱子實與敬夫共之非獨敬夫一人之學也

已丑荅林擇之云

篇首云某侍旁如昨祠官再請故知爲已丑九月前之書

近得南軒書諸

說皆相然諾但先察識後涵養之說執之尙堅

所按擇之名用中古田人丁亥歲朱子招至崇安教子偕朱子至長沙同登南嶽十一月自儲州別南軒又偕朱子東歸

實與間先察識後涵養之說者

又荅擇之云。近看南軒文字。大抵都無前面一截功夫。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扁。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多矣。惟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易明察。易爲着力。與異時無本可據之說。大不同矣。

又荅擇之云。今且論涵養一節。疑古人直自小學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功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爲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要於操存處用力。縱使

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氏敬字是徹上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耳。

又荅擇之云。義理人心之固有。苟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則自然發見明著。不段別求。格物致知亦因其明而明之耳。今乃謂不先察識端倪。則涵養箇甚底。不亦太急迫乎。

析按以上三書無季可攷。大約亦杜己丑庚寅之間耳。

荅胡廣仲云。向來之論。謂必先致其知。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蓋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灑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

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爲始。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以何爲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

又荅廣仲云。上蔡雖說明道先使學者有所知識。卻從敬入。然其記二先生語。卻謂未有致知而不杜敬者。又自云諸君不須別求見處。但敬與窮理則可以入德矣。二先生亦言根本須先措也。然後可立趨向。又言莊整齊肅久之。則自然天理明。五峯雖言知不先至。則敬不得施。然又云格物之道。必先居敬以持其志。此言果何謂耶。其竊謂明道所謂先有知識者。只謂知邪。

三識趨向耳。未便遽及知至之事也。上蔡五峯既推之太過。而
亦喻又謂知之一字。便是聖門授受之機。則又因二公之過而
又過之。

又荅廣仲云。來教所謂正要此處識得真妄。然須是平日有涵
養之功。臨事方能識得。若茫然都無主宰。事至然後安排。則已
緩而不及於事矣。

析按胡廣仲名寔。文定公二弟安止之子。文定公世家建州
之崇安。至文定宦遊荆楚。徙家衡嶽之下。故遂爲楚人。廣仲
不及事文定。受業於從兄五峯之門。與張南軒爲同門友。蓋

皆受五峯先察識後涵養之說者。朱子所謂湖南諸公。廣仲其一也。

荅吳晦叔云。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履踐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致。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家可以不修。且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已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又自注云。按五峯作復齋記。有大志居敬身親格之之說。蓋深得乎此者。但知言所論於知之淺深。不甚區別。而一以知先行後槩之。則有所未安耳。

所按晦叔名世爲建陽人。踰冠遊學衡山。師事胡先生五峯。五峯沒。又與先生之從弟廣仲伯逢門人張敬夫遊。其學大要以胡氏爲宗。故於先察識後涵養之說。亦持之甚堅也。此又湖南諸公之一人也。

己丑冬荅程允夫別紙云。

據朱程荅問本
是十一月書

紙尾之意以爲先須

有所見。方有下手用功處。則又不然。夫持敬用功處。伊川言之詳矣。只云但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又云但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只此便是下手用功處。不待先有所見而後能也。

沂按允夫名洵婺源人朱子之內弟未嘗爲五峯之學又未嘗與南軒相見前朱子自潭州歸曾寄書與論南軒之學卓然不可及允夫至今守其說不變此時朱子又詒書辨之也

附張氏南軒癸巳以後改從朱子先通養致

甲午南軒寄呂伯恭書云。祇自覺向來於沈潛處少工夫。故本領尙未完。一二年來頗專於敬字上勉力。愈覺周子主靜之意爲有味。程子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漏養便是。此意須深體之也。

沂按書中云。去年聞從學者甚衆。祇殊謂不然。呂東萊於壬

辰丁父艱自朝還家癸巳居家授徒甚眾

王氏崇炳所撰呂東萊本傳可攷

陸子靜曾致書規之

壬辰爲考官得一卷曰此必江甯小陸之文揭示果九淵也未畢試丁父艱歸

故知此書爲甲午也

書末云又如論朱元晦出處亦佯未安周之則可受謂不使
飢餓於土地只是來相周故可受今乃是受加之官寵豈有
安坐於家而坐官之理元晦辭不敢當爲合義攷朱子癸巳
辭免改官官觀狀云至於特改京官卽畀祠祿又皆朝廷平
日所以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乃使愚賤小臣終季安坐
一日無故而驟得之云云呂東萊不以爲然故書中規其失

而云但當時有一二不同志者，足明此書之爲甲午也。

又書中云：此間士子，目今亦有向方者。甲午起張敬夫經略安撫廣南甬路，此間指廣甬言也。亦甲午之一證也。

又按此書杜甲午而云一二年來，頗專於敬字上勉力，則敬夫之改從朱子，自癸巳始也。

又寄呂伯恭云：孖養省察之功，固當並進。然孖養是本，覺向來功夫不進，蓋爲孖養處不深厚，孖養處欠，故省察少力也。

按此書無季可，當在癸巳以後。

癸巳荅陳平甫書云：竊攷二先生所以教學者，不越乎居敬窮

理二事。蓋居敬有力，則其所窮者益精。窮理淺明，則其所居者益有地。二者蓋互相發也。

沂按書中自敘云：上命爲州，不得辭。謂巳丑知嚴州繼爲尙書郎，猥

以戇言誤被簡用，遂得執經入侍。謂庚寅爲講官而學力不充，迄無

豪髮之補。歸來惟自省厲。謂壬辰去國云云。以甲午與東萊書一

二年來計之，則此書已改從朱子先涵養之說，必爲癸巳無

疑。

甲午邵州復舊學記云：嘗攷先王所以建學造士之本意，蓋將使士者所以講明夫仁義禮智之彝，以明夫君臣父子兄弟夫

婦朋友之倫。以之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事益甚大矣。而爲之則有其序。教之則有其方。故必先使之從事於小學。習乎六藝之節。講乎爲弟爲子之職。而躬乎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周旋乎俎豆羽籥之間。優游乎絃歌誦讀之際。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齊其耳目。一其心志。所謂大學之道。格物致知者。由是可以進焉。

析按此記全用朱子荅胡廣仲吳晦叔書之意。

又按丁酉雷州學記。與此記互相發明。

甲午後寄朱子書云。棻數年來。務欲收斂於本原處下工。覺得

應事接物時差帖帖地。

所按書中有自甲午病後之語。知爲甲午以後書。

又答朱子書曰。所貴乎道者三。上蔡之說誠欠。卻本來一段功夫。二程先生之言真格言也。此書無季可攷想亦在甲午以後。

所按朱子有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說一篇。其大略云。至論三者之所以然。則必有內外交相養之功焉。積之久而後能。至於此也。二先生發明此意。最爲詳備。謝上蔡專以動正出三字爲用力處。只是臨時著力。不見平日涵養功夫。以二先生之說格之。不免爲一偏之論也。朱子以此說寄敬夫。敬夫

深以朱子先涵養之論爲然。而於此章尤爲心慙。故復書之。推服如此。

荅潘叔昌云。必有事焉。其惟敬乎。但當常存乎此。本原深厚。則發見必多。而發見之際。察之亦必精矣。若謂先識所謂一者。而後可以用力。則用力未篤。所謂一者。只是想像。何由意味深長乎。

荅喬德瞻云。所謂靜思與臨事有異。要當深於靜處。下涵養之功。本大則臨事有力也。某自覺病痛如此。不敢不勉。

所按南軒集中。如此類文字。皆是改從朱子先涵養之說。不

能盡錄也。又如潭州重修嶽麓書院記、荅吳晦叔書、敬齋記，皆杜癸巳甲午以前，仍用先察識後涵養之說。

汪聖錫先有見與張南軒先察識動靜不同說

大學之教以格物致知爲始，程子伊川又爲之說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杜致知。朱子平生知行並進，動靜交養之學，實得力於此。同時汪聖錫應辰以爲先有見，乃能造夫平易。聖錫始學於僧宗杲，後與朱子交，始折而入儒。其所謂先有見者，卽釋氏頓悟之方，謂於靜中養出一箇端倪也。故朱子辨之曰：今日爲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

於道顧乃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卒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理人心秩敘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爲自私自利之資而已此汪氏之學專於靜處用功希冀於倏然而有見而非大學之致知格物必積久而後貫通也至張南軒拭又以爲先察識而後涵養南軒之學出於胡五峯五峯之說原於謝上蔡上蔡學於程門而未能無弊其所謂先察識者求免於靜之一偏而專於動處求之近於釋氏明心見性之旨而無從容涵泳極深研幾之樂故朱子辨之曰於事

物紛至之時，精察此心之所起，則是侶要於應事之外，別起一念以察此心，以心察心，煩擾益甚。且又不見事物未至時用力之要，此其之所以不能無疑也。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爲先，蓋凡一物有一理，須先明此，然後心之所發，輕重長短，各有準則。若不於此先致其知，但見其所以爲心者如此，識其所以爲心者如此，汎然而無所準則，則其所存所發，亦何自而中於理乎。此張氏之學，專於施爲運用之處，求心而以知覺爲入道之門，其與古聖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規模，不合矣。大抵宋南渡以後，儒者之學，或偏於靜，或偏於動，多流於異氏之端，差之豪釐。

繆以千里非得朱子廓清之功吾道幾何而不晦也

朱子己丑以後更定中和舊說攷

朱子一生之學大定於己丑以後豈天欲使之爲百世之師立儒宗之極故多其途徑俾之紆迴曲折無散不至而後豁然貫通遂有以衍濂洛之心傳紹洙泗之道脈哉夫理莫精於中和而未發已發乃中和之界限舊說以未發屬性已發屬心雖未爲大失而僂侷囫圇眈眼不分於是乎宋耑用力之地必有非所據而據者是學術之憂也朱子以潛思力行之久得遺編精義之傳其論說尙存於文集學者聞其略而

未覩其詳。茲輯其可見者著於編。

中和舊說序云。余蚤從延平李先生學。受中庸之書。求喜怒哀樂未發之旨。未達而先生沒。余竊自悼其不敏。若窮人之無喘。聞張欽夫得衡山胡氏學。則往從而問焉。欽夫告余以所聞。余亦未之省也。退而湛思。殆忘寢食。一日喟然嘆曰。人自嬰兒以至老成。雖語默動靜之不同。然其大體莫非已發。特其未發者。爲未嘗發耳。自此不復有疑。以爲中庸之旨。果不外乎此矣。後得胡氏書。有與曾吉甫論未發之旨者。其論又適與余意合。用是益自信。雖程子之言有。不合者。亦直以爲少作失傳而不之。

信也。然問以語人，則未見其有能深領會者。乾道己丑之春，爲友人蔡季通言之，問辨之際，予忽自疑斯理也。雖吾之所默識，然亦未有不可以告人者。今精之如此，其紛糾而難明也。聽之如此，其冥迷而難喻也。意者乾坤易簡之理，人心所同然者，殆不如是。而程子之言，出其門人高弟之手，亦不應謬誤以至於此。然則余之所自信者，其毋乃反自誤乎。則復取程氏書，虛心平氣而徐讀之，未及數行，凍解冰釋，然後知情性之本然。聖賢之微旨，其平正明白乃如此。而前日讀之不詳，妄生穿穴，凡所辛苦而僅得之者，適足以自誤而已。至於推類究極，反求諸身。

則又見其爲害之大。蓋不但名言之失而已也。於是又竊自懼。亟以書報欽夫。及嘗同爲此論者。惟欽夫復書深以爲然。其餘則或信或疑。或至於今累年而未定也。夫忽近求遠。馱常喜新。其弊乃至於此。可不戒哉。暇日料檢故書。得當時往還書稿一編。輒序其所以而題之曰中和舊說。蓋所以深懲往日之病。亦使有志於學者讀之。因余之可戒而知所戒也。獨恨不得奉而質諸李氏之門。然以先生之所已言者推之。知其所未言者。其或不遠矣。所按中和舊說以心爲已發。不得不先察識而後涵養。於是日用之間。大本頭一段功夫。今要定舊說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爲養。則涵養之功。取先取重。延平致人。一則曰涵養處着力。再則曰惟存養熟。理道明。此其已言者。

也。但涵養之法，須是用敬。然既重涵養，~~則~~未將程子之說，剴切詳示。此其未言者也。然既重涵養，~~則~~非敬不可。故曰：知其所未言者，其或不遠矣。

析按此序作於壬辰，去己丑四年矣。舊說因彙爲一編，故當曰：往還諸書，大全集中多不具。惟仔與張敬夫四書而已。其已丑要定之說，此序亦不詳。詳於已發未發說。

已發未發說云：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之云。遂目心爲已發，而以性爲未發之中，自以爲安矣。比觀程子文集遺書，見其所論多不符合。因再思之，乃知疇日之說，雖於心性之實，未始有差，而未發

已發命名未當。且於日用之間。欠卻本領一段工夫。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因條其語而附以已見。告於朋友。願相與講焉。恐或未然。當有以正之。

文集云。中卽道也。又曰。道無不中。故以中形道。又云中卽性也。此語極未安。中者所以狀性之體段。如天圍地方。又曰。中之爲義。自過不及而大者。若只以中爲性。則中與性不合。又

云。性道不可合一而言。中止可言體。而不可與性同德。又曰。

中性之德。此爲近之。又云。不若謂之性中。所按董錄錄云。此處疑有脫誤。性中亦說

得未盡。○又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赤子之心。發而未遠。平

中若僂謂之中，是不識大本也。○又云赤子之心可以謂之和，不可謂之中。○遺書云，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又云既思僂是已發，喜怒哀樂一般。○又云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杜始得。○又云未發之前，謂之靜，則可，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取是難處，能敬則自知此矣。○又云敬而無失，僂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卽所以中也。○又云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取盡。○又云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又云未發，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

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而中節。○又云善觀者，初於已發之際觀之。

右據此諸說，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卽是心體流行，宗然不動之處，而天命之性體段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然已是就心體流行處見，故直謂之性，則不可。呂博士論此，大槩得之。特以中卽是性，赤子之心卽是未發，則大失之。故程子正之。解中亦有求中之意，蓋蒼書時

未暇辨耳。蓋赤子之心，動靜無常，非宗然不動之謂，故不可謂之中。然無營欲，知巧之思，故爲未遠乎中耳。未發之中，本體自然，不

須窮索。但當此之時，敬以持之，使此氣象常存而不失，則自此而發者，其必中節矣。此日用之間，本領工夫，其曰卻於已發之處觀之者，所以察其端倪之動，而致擴充之功也。一不中，則非性之本然，而心之道或幾乎息矣。故程子於此，每以敬而無失爲言。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杜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杜致知，以事言之，則有動有靜，以心言之，則周流貫徹。其工夫初無間斷也。但以靜爲本耳。周子所謂主靜者，亦是此意，但言靜則偏

故程子又說敬

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所論致知格物亦以

察識端倪爲初下手處，以故缺卻平日涵養一段功夫，其日用

意趣常偏於動，無復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常躁迫浮露，無古聖賢氣象。由所見之偏而然耳。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卻指心體流行而言，非謂事物思慮之交也。然與中庸本文不合，故以爲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論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爲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周子曰：無極而太極。程子又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時，便已不是性矣。蓋聖賢論性，無不因心而發。若欲專言之，則是所謂無極而不容說者，亦無體段之可名矣。未嘗諸君子以爲何如。

所按此亦已丑春要定舊說後之所作。朱子之論已發未發各有畛限。非如舊說之僮侗囫圇矣。篇中說中字兼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言。亦尙沿記錄程子之誤。至章句則以不偏不倚詮在中之中。不與時中之中相溷。而或問中遂明言呂氏之所錄未尋爲定論也。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云。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爲已發。性爲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合。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功夫全無本領。蓋所失

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按文集遺書諸說，但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卽是此心惇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當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情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莊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性情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發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卽物推明，亦必以是爲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

未發之前者固可默識。故程子之荅蘇季明反覆辨論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爲言。又曰敬而無失。卽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杜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杜致知。蓋爲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日用工夫亦只以察識端倪爲初下手處。以故缺卻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常急迫浮露。無復雖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察也。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謂凡言心者則其說之誤。故又自以爲不當而復正。

之固不可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爲不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不索諸君子以爲何如。

析按此亦已五書也。與已發未發說相表裏。

荅張欽夫云。諸說削蒙印可。而未發之旨。又其樞要。既無異論。何慰如之。然比觀舊說。卻覺無甚綱領。因復體察。尋見此理。須以心爲主而論之。則性情之惠。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矣。然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爲。則心者。固所以主乎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爲體。而索然不動。

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爲用，感而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以宗然感通，周流毋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

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良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宗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宗。宗而常感。感而常宗。此心之所以周流毋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

所按此亦已丑以後書也。張欽夫既從已發未發之說。而復暢論其旨如此。

荅林擇之云。昨日書中論未發者。看得如何。兩日思之。疑舊來所說於心性之實。未有差。而未發已發字。頓放得未甚穩當。疑

未發只是思慮事物之未接時。於此便可見性之體段。故可謂之中。而不可謂之性也。發而中節。是思慮事物已交之際。皆得其理。故可謂之和。而不可謂之心。心則通。毋乎已發未發之間。乃大易生生流行。一動一靜之全體也。舊彙遺書所記不察。今以此勘之。無一不合。

荅吳晦叔云。夫易變易也。兼指一動一靜已發未發而言之也。太極者。性情之妙也。乃一動一靜未發已發之理也。故曰易有太極。言卽其動靜闡闢。而皆有是理也。若以易字專指已發而言。又是以心爲已發之說也。

荅胡廣仲云。中庸體用之說。亦只是句中少曲折耳。蓋中者所以狀性之惠。而形道之體。和者所以語情之正。而歸道之用。某前說之失。便以中和爲體用。則是猶便以方圓爲天地也。近已用此意。改定舊說。

所按此三書。皆已丑一時之言。

記程門諸子論學同異云。某讀程門諸子之書。見其所論爲學之方有不同者。因以程子之言質之。而竊記之如左。

胡氏曰。只於已發處用功。卻不枉費心力。楊氏曰。未發之前。以心體之。則中之體自見。執而勿失。無人欲之私焉。發必中節矣。

○程子曰思於未發之前求中卽是已發。但言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惟涵養久則喜怒哀樂之發自中節矣。又曰學者莫若先理會敬能敬則自知此矣。○謝氏曰明道先生先使學者有所知識卻從敬入。又曰既有知識窮得物理卻從敬上涵養出來自然是別正容謹節外面威儀非禮之本。○尹氏曰先生教人專是用敬以直內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杜敬者。又曰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存此久之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杜致知。又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

集義卻是都無事也。

右諸說之不同者以程子之言質之。惟尹氏之言爲近。所少者致知集義之功耳。不知其言之序有未及耶。抑其意果盡於此也。然大本既大。則亦不患無地以崇其德矣。故愚於此竊願盡心焉。因書其後以自詔云。

所按此記專發明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之意。與已發未發說同爲一時之作。胡氏謝氏所云。則先察識後涵養之說也。尹氏所云。雖未及致知格物之義。然既知以涵養爲先。則大本已大。可以施格致之功。異乎無上一截工夫者矣。

易宋感說云易无思也。无爲也。宋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何也。曰。无思慮也。无作爲也。其宋然者。無時而不感。其感通者。無時而不宋也。是乃天命之全體。人心之至正。所謂體用之一原。流行而不息者也。疑若不可以時處分矣。然於其未發也。見其感通之體。於已發也。見其宋然之用。亦各有當。而實未嘗分焉。故程子曰。中者。言宋然不動者也。和者。言感而遂通者也。然中和以性情言者也。宋感以心言者也。中和蓋所以爲宋感者也。觀言字者。字可以見其微意矣。

程子養觀說云。程子曰。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又曰。善觀者卻

於已發之際觀之何也。曰此持敬之功。毋通乎動靜之際者也。就程子此章論之。方其未發。必有事焉。是乃所謂靜中之知覺。復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已發。隨事觀省。是乃所謂動上求靜。且之所以止其所也。然則靜中之動。非敬其孰能形之。動中之靜。非敬其孰能察之。故又曰學者莫若先理會敬。能敬則自知此矣。

所按此二說發明未發已發皆同時之作無疑。他如太極說樂記動靜說中庸首章說皆所以論中和之旨。學者所宜潛心翫味。茲不具錄也。

讀朱子荅林擇之書

大全集載荅林擇之書三十二首。皆在戊子以後。蓋擇之丙戌始見朱子。丁亥館於朱子之家。秋八月。偕朱子至長沙訪南軒。其中和舊說及先察識後涵養之論。皆與聞之。後朱子更定舊說。辨先察識之非。擇之已歸古田矣。荅書數十首。大抵已丑庚寅兩年居多。其中有滋後人之疑者。讀之烏能默默哉。

中庸樂記之言。有疎密之異。中庸徹頭徹尾。說箇謹獨工夫。卽所謂敬而無失。平日涵養之意。樂記卻說到好惡無節處。方說

不能返躬天理滅矣。殊不知未感物時若無主宰則亦不能安其靜。只此便自昏了天性。不待交物之引然後差也。蓋中和二字皆道之體用。以人言之則未發已發之謂。但不能慎獨則雖事物未至固已紛綸膠擾無復未發之時。既無以致夫所謂中而其發必乖。又無以致夫所謂和。惟其戒謹恐懼不敢須臾離然後中和可致而大本達道乃在我矣。舊聞李先生論此最詳。後來所見不同遂不復致思。今乃知其爲人深切。然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矣。又如先言慎獨然後及中和。此意亦嘗言之。但當時既不領略。後來又不深思。遂成蹉過。辜負此翁耳。

弟二十
首

析按此書言涵養之義，隱破南軒先察識之說，蓋已丑書也。樂記言人生之性本靜，感於物而後動，不著涵養功夫。中庸戒慎，隱顯兩節，卽涵養用敬之意。故曰言有疏密，章句戒慎節屬子養，隱顯節屬省察。此統屬慎獨，不分兩意者，蓋用諸老先生之舊說。中庸或問諸家之說，皆以戒慎不懼，恐懼不聞，卽爲謹獨之意。此時章句尙未成，未嘗出以示人也。延平之學，最重涵養。朱子後宗胡五峯，先察識，後涵養之說，故云所見不同。茲更定舊說，極知涵養不可居察識之後，故深悔之。但延平之涵養，在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而說敬字，不分明，故未免有病。朱子自更定舊說。

後與林擇之先後諸書皆極言敬字之妙不敢明斥延平之失故曰不能盡記其曲折豈朱子之於師傅而習之猶有未
寀乎。

古人只從幼子常視無謹以上灑埽應對之間便是做涵養底功夫此豈待先識端倪而後加涵養哉但從此涵養中漸漸體出這端倪來則一一便爲已物又只如平常地涵養將去自然純熟今日卽日所學便當察此端倪而加涵養之功但非古人爲學之序也蓋義理人心之固有苟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則自然發見明著不待別求格物致知亦因其明而明之耳今乃

謂不洗察。識端倪則涵養箇甚底。不亦太迫急乎。敬字通毋動靜。但未發時。則渾然是敬之體。非是知其未發。方下敬底功夫。既發。則隨事處察。而敬之用行焉。然非體素大。則其用亦無自而施也。第二十一首

王氏懋竑曰。從涵養中漸漸體出這端倪來。陳湛之靜中養出端倪。則近之矣。苟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則自然發見明著。不待別求。陽明之致良知。亦類是也。此皆朱子未定之論。後來所不用者。乃知後人之勅爲異說。其實則拾前人之所弃。以自珍爾。

析按前書言中庸下手功夫便是涵養。此書言大學雖首格致而古人小學已是涵養。皆明涵養不可居後之意。以破南軒之說。尚倪出莊子萌芽之謂也。先識尚倪而後加涵養。張南軒之說擇之亦以爲是者也。但尚倪不同。有從涵養中出者。有不從涵養中出者。不從涵養中出者。不中節者多。中節者少。從涵養中出者。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於此體察之。則所發之善一一皆爲已物。又答擇之書云。惟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易明。策可互相發明。又復於無事之時。如前涵養。則功夫純熟矣。語意明白純精。與白沙甘泉之養出尚倪靜坐久之然。

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者，何翊天淵而猶以爲近耶？義理人心之固有，苟得其養而無物欲之昏，則自然發見明著，不段別求，格物致知亦因其明而明之耳。數語卽申明前段之意，言涵養爲致知之本，而致知者卽從涵養做將去。朱子於不段外求之下，明明云：格物致知亦因其明而明之，與致良知之目視耳聽，安有認不真的道理，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段外求又何翊天淵，而又以爲類耶？

及門婺源程提校字

述朱質疑卷之五

當塗夏忻心伯甫

朱子己丑以後專發明程子敬字攷

自古聖人曠代相繼立言垂教各有不同究其指歸一而已矣一者何敬是也秦漢以來儒術之士詮釋文義鮮究斯旨卽一二與聞道統諸公亦粗識門徑發揮梗槩精放之蘊蓋闕如也有宋程子躬行心得開示後學敬爲之綱謂入道莫如敬謂涵養須用敬謂主一之謂敬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洞達詳備可謂擴先儒所未發矣將樂傳河南之統延平行

豫章之緒其求未發觀氣象必以默坐澄心言之似於涵養用敬之義。敬有差別。此楊子直錄所謂言敬字不分明也。朱子已丑悟未發之敬旨。實悟持敬之妙諦。何則。心統性情而敬貫動靜者也。宋然不動之心。敬以養之。而中之無所偏倚者。所以宅於靜而不淪於靜也。感而遂通之心。敬以管之。而和之無所乖戾者。所以著於動而不滯於動也。前此認心爲已發。固有其用而無其體。卽以性爲未發。似矣。然性具於心。非虛懸而無薄。不以心之敬養之。而曰澄曰默。難免虛宋之偏。卽曰觀白求。早入已發之境。故已丑之悟。朱子自謂得之。

於程子之書實得之於程子書中之言敬也。觀於已發未發說。荅湖南諸公及張欽夫書。詳哉其言之矣。白田王氏謂朱子已丑之悟。仍守延平之說。夫苟仍守延平之說。則未發之旨。尙不得而悟也。豈非爲朱子多一關捩乎。

已發未發說。引程子曰。未發之前。謂之靜。則可。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甚是難處。能敬。則自知此矣。○又云。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謂之中也。敬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卽所以中也。○又云。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說曰。故程子於此。每以敬而無失爲

言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以事言之。則有動有靜。以心言之。則周流貫徹。其工夫初無間斷也。

與湖南諸公書云。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發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故程子之荅蘇季明。反復論辨。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爲言。又曰敬而無失。卽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蓋謂此也。

若張欽夫書云。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心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

記程門諸子論學同異。引程子曰。思於未發之前。求中卽是已發。但言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惟涵養久。則喜怒哀樂自然中節矣。又曰。學者莫若先理會敬。能敬則自然知此矣。○尹氏曰。先生教人。專是用敬以直內。習之既久。自然有所得也。○程子

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存此久之。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敬只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當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

析按此篇。荀引謝氏胡氏之言。而朱子專取尹氏。以爲與程子合。故胡謝之說不錄。

程子觀養說云。程子曰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又曰善觀者。卻於已發之際觀之。何也。曰此持敬之功。貫通乎動靜之際者也。就程子此章論之。方其未發。必有事焉。是乃所謂靜中之知覺。

復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已發，隨事觀瞻，是乃所謂動上求靜。良之所以止其所也。然則靜中之動，非敬其孰能形之？切中之靜，非敬其孰能察之？故又曰：學者莫若先理會敬，能敬亦自知此矣。

所按以上皆己丑之春悟已發未發之旨，更定舊說後一時之作，其發揮敬字亦可謂深切著明矣。

己丑五月二十九日，荅程允夫書云：河南夫子發明敬字，乃聖賢始終之要，學者日用之間，便須持行此字，更於念慮之間，分別義利兩途，只此便是天理。人欲之判，舜蹠分手底路頭，不可

不審也

朱程荅問程資注云見先世遺墨乾道五年書所按書中云某侍老人以下粗安則未丁母艱前書也又曰官期已及私計有所未安已扣諸公復句祠祿矣考戊子十一月除樞密院編修官待次替施元之闕已丑元之因磨勘改官別行注授五月省劄催促供職先生辭以見患足疾未任起發復以家貧親老急於祿養陳乞嶽廟差遣卽書中之所云也

又按己丑春悟已發未發之旨專主程子涵養用敬之說此夏五月書正得力敬字之時故爲程允夫言之

己丑十一月。荅程允夫。別楮云。能持敬則欲自寡。此語甚當。月

十九日。允夫與朱子書。有能敬則欲自寡語。但紙尾之意。以爲預先有所見。方有下

手用功處。九月。允夫書云。大約此學須中有所見。然後知味。知味則樂於從事。而欲罷不能也。則又未然。

夫持敬用功處。伊川言之詳矣。只云但整齊嚴肅。則心便一。

則自無非僻之干。又云但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只此便

是下手用功處。不待先有所見。而後能也。須是如此。方能窮理

而有所見。惟其有所見。則可欲之幾。瞭然在目。自然樂於從事。

欲罷不能。而其敬日躋矣。伊川又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

知。又言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考之聖人之言。如

此類者亦眾。是知聖門之學。別無要妙。徹頭徹尾。只是箇敬字而已。

朱程荅問程資注云。見先世遺墨及大全集。乃乾道五年書。浙按祝孺人以己丑九月五日卒。此十一月告哀之別楮。荅程允夫九月之所問也。發揮敬字。可謂無餘蘊矣。

又按已發未發之畛限。分於一敬。敬則能保其所謂中。而不失其所謂和。朱子己丑之悟。實從程子之言敬悟入。故凡言已發未發。必推原於程子之言敬。此朱子之得力取親切處。亦卽其教人取親切處。王氏必謂己丑尙未及敬字。不識所

悟已發未發者果何在也。

坵荅何叔京論敬書二首

丁亥荅書云。躁妄之病。所以有此者。殆居敬之功有所未至。故心不能宰物。氣有以動志而致然耳。若使主一不貳。臨事接物之際。真心現前。卓然而不可亂。則又安有此患哉。或謂子程子曰。心術最難執持。如何而可。子曰。敬。又嘗曰。操約者。敬而已矣。惟其敬足以直內。故其義有以方外。義集而氣得所養。則夫喜怒哀樂之發。其不中節者寡矣。孟子論養吾浩然之氣。以爲集義所生。而繼之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蓋又以

居敬爲集義之本也。

沂按丁亥尙守中和舊說以心爲已發故論敬專於已發言之而有真心現苻之語無涵養來發之功也。

戊子荅書云向來妄論持敬之說亦不自記其云何但因其良心發現之敬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功夫底本領本領既得自然下學而上達矣。

沂按戊子從張南軒先察識後涵養之說故又以省察居持敬之先也。

又按合二書之言敬與已發未發說及荅湖南欽夫諸公書

觀之然後知己丑後發揮敬字其言親切而有味也。

增延平李先生論敬書一首

延平答問戊寅書云。又見喻伊川所謂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考大學之序則不然。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伊川以爲制之於外以養其中。數處蓋皆各言其入道之序如此。要知敬自在其中也。不必牽合貫穿爲一說。又所謂但敬而不明於理則敬特出於勉強而無灑落自得之功。意不誠矣。灑落自得氣象其地位甚高。恐前數說方是言學者下工處。不如此則失之矣。由此持守之久。漸漸融釋。使之不見有制之於外。持敬之心理。

與心爲一庶幾灑落爾

所按程子未有致知而不在敬卽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也。制之於外以養其中卽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也。但敬而不明於理云云卽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也。此書反復徵引抑揚其詞。楊子直錄所謂言敬不分明者。或此類也歟。

敬貫小學大學說

嘗讀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臚列小學之節目可不謂詳乎。然一言以蔽之曰敬而已矣。目容端敬於視也。口容止敬於

言也。色容莊敬於貌也。堂上播灑室中握手敬於拊掃也。毋踐履毋踏席。摳衣趨隅必慎唯諾敬於應對進退也。至敬以事親而定省溫清之節詳焉。敬於事長而提攜辟呬之儀慎焉。敬於朋友而將命出入之禮謹焉。無往非學。卽無往非敬也。然朱子又以爲小學未足以當敬何也。見葉賀孫錄蓋敬之散見於各事者。自一語一默一坐一立一舉手一跬步之間無不有規矩準繩。皆小學之當有事。所以使之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也。至於莊敬日強純一不貳。以至於達天德。則非小學之所能也。故曰小學不足以當敬也。由是以入大學則德非敬不明。魯頌曰敬

明其德繫辭曰君子齋戒以神明其德是也。民非敬不新。舜典曰敬敷五教。君奭曰往敬用治是也。至善非敬不止。太甲曰欽厥止。文王曰緝熙敬止是也。若夫箕坐而對簡編。跛倚而談名理。縱極博物。祇益其驕。說命曰恭默思道。大學曰安而后能慮。中庸曰尊德性而道問學。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未有致知格物而不在敬者也。中庸曰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未有正心誠意而不在敬者也。論語曰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未有修齊治平而不在敬者也。故小學者履敬。

之事而大學者盡敬之量也。朱子以敬爲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不信然乎。不信然乎。

敬貫誠仁說

誠與仁。成德之絕詣也。其幾之審敬也。不息者誠之體。其所以終由乾乾自強不息者。敬也。一刻不敬則有息。有息則不誠矣。克復者仁之功。其非禮勿視聽言動以克復之者。敬也。瞋息不敬則已不克。禮不復不能克已復禮則不仁矣。匹夫一念之真。可歌可泣。不可不謂之誠。然逾時易地而或不然。非所語於純一不息之誠也。欲純一不息者。其惟敬乎。乍見孺子之入井無

不怵惕惻隱不可不謂之仁。然夏尚推擴而或不然不可語於全體克復之仁。欲全體克復者其惟敬乎。堯子曰誠在道爲實有之理在人爲實然之心。而其維持至事至在敬字。今但實然用力於敬則日用功夫自然有總會處。又曰上蔡以來以敬爲小不足言。須加仁字在上。其實敬不須言仁。敬則仁自在其中矣。旨深哉。

周子主靜卽主敬說

周子之作太極圖說明造化之樞紐。推品彙之蕃變。而以聖人立人極爲之準。旣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又自注曰

無欲故靜。于朱子直以敬字釋靜字。

程端蒙錄濂溪言主靜靜字只好作敬字看故又言

無欲故靜若以爲靜虛則恐入禪老去。廖德明錄。程子卻說箇敬云敬則自靜虛須如此做工夫。

又謂通書一

者無欲也。語高難湊。伯伊川只說敬使人有下手處。其言果何謂也。蓋太極之有動靜也。氣也。動根於靜。靜根於動。動靜之無常者。亘古以來。莫能窮其所自始也。然春之生藏於冬。貞之固以起元。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翁聚。則不能發散。則靜又爲動之本焉。聖人全太極之體。法陰陽之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無爲而成。主靜之效。與天地參。故曰立人極。夫靜非槁木死灰。終日面壁之謂也。人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動。性之欲。有欲則恒。

動無欲則恒靜。聖人之靜無欲而已矣。然果何以能無欲哉。今夫耳目之欲聲色也。口鼻之欲臭味也。四肢之欲安佚也。肆焉而聽其所之。則擾擾者誘於外。憧憧然者應於中。不特物交物而引。卽清夜寤寐之間。亦犇馳徵逐而不能安其所止。而吾性之仁義中正。鮮不憤乎其防矣。惟敬以涵養於未發之先。而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未然於中。其靜以裕動者。既有以爲動之本。敬以省察於已發之頃。而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不踰乎矩。其動而仍靜者。又不滄乎靜之源。於是仁義中正之性。無往而不定矣。其在恭而安者。渾然不見敬之迹。無往非敬之神。聖人之所

以立其極也。其在毋不敬者。欲未動而敬。有以端其本。欲既動而敬。有以協於則。君子之所以修之吉也。朱子曰。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其示人之意。不亦深乎。

敬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全德說

沙隨程氏迴曰。聖門無單說敬字時。只是敬君敬親敬長。方着箇敬字。何其言之不思若是也。夫敬偏言之則各有一敬。如敬君敬親敬長之類是也。至於專言之則堯之欽明。舜之勅命。禹之祇台。湯之日躋。文王之緝熙。孔子之恭安。顏子之視聽言動。

曾子之履薄臨深。孟子之勿忘勿助。周子之無欲故靜。明道之揚休山立。伊川之繩直準平。朱子之從容禮法。伊古聖賢。何一非敬德之所形乎。至於出門如賓。使民如祭。則仁以敬而成。禮以行之。遜以出之。則義以敬而立。儀不及物。惟曰不享。則禮以敬而行。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民猶不敬。則知以敬而善。舜命俛曰。敬敷五教。則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倫。無非一敬之所彌綸也。箕子陳範曰。敬用五事。則恭肅從乂。明哲聰謀。睿聖之官。無一非敬之所貫徹也。理莫精於未發。已發。自戒慎恐懼。以至慎其獨。則立大本體。達道者。惟敬功莫大於時雍於變。自

修已以至安人安百姓則治國平天下者惟敬業莫盛於效天
法地自曰明日旦以至出王游衍則毋戲渝毋馳驅者惟敬故
敬者德之聚非僅一事之謂也朱子曰敬字工夫徹頭徹尾不
可頃刻間斷又曰敬之一字真聖學之綱領存養之要法又曰
敬勝百邪敬則萬理具在其示人之意切矣昔程子謂仁偏言
則一事專言則包全德猶然亦曰敬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全德
庶不爲異說所奪云

朱子以靜爲本說上

朱子之教學者多言敬少言靜所以防末流之失所謂禹之慮

民深也。學庸章句或問論孟集注，乃朱子斟酌盡善之書。未嘗有一語推本於靜，即延平爲朱子之師，其教學者靜坐，猶諄諄爲廖子晦辨之。若深恐其或滋之弊者，其杜漸防微之意，可不謂深乎。惟已發未發一說，爲朱子學術道脈之大關。獨云以靜爲本，未免啟後世學者之疑。不知朱子此說，專爲救先察識後涵養之弊言之也。朱子自潭州歸後，從南軒先察識後涵養之說，守之者幾兩年。及壬辰之春，悟已發未發之各有畛限，容有工夫，然後知南軒之學專於闢處承當，而靜存之功闕焉，不備譬之無原之水，無根之木，其何以流行而滋長乎。當時與南軒

共講此學者。如胡廣仲林擇之輩。皆未能悟及。不過於動時察
識其端倪而已。故說中既備引程子之說而結之曰。但以靜爲
本耳。又恐學者之或偏於靜也。復自注之曰。周子所謂主靜亦
是此意。但言靜則偏。程子又改言敬。其深切著明爲何如乎。蓋
嘗統已發未發而論之。从已發未發云者。皆指喜怒哀樂言也。
既云喜怒哀樂則皆心也。心有靜時有動時。靜則爲未發。乃心
體流行。杳然不動之際。故直謂之性不可。而但可謂之中。中者
所以形容不偏不倚之體。於觥兆未萌之中。雖程子云靜中須
有物始得。然不得不謂之靜矣。及其動而爲已發。則情也。然中

節之情。盎然保合無所疵戾。故可以謂之和。而不可謂之情。情統動而之。善惡言之。和則動而中節者也。若必先察識而後涵養。則是先和而後中。先情而後性。既無以養。夫未發之靜。又何以致察於已發之動。此朱子必申明之曰。以靜爲本也。且此意也。朱子卽於說中明著之矣。其言曰。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所論致知格物。亦以察識爲初下手處。以故闕卻平日涵養一段工夫。其日用意趣。常偏於動。無復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動事爲之間。亦常躁迫浮動。無古聖賢氣象。由所見之偏而然耳。朱子之痛懲前失。如此。學者不察。遂以此說。

及荅廣仲擇之諸書。一例致疑。不惟不能深究朱子立言之意。其於朱子之書。始終前後。亦未免讀之不熟。而考之欠詳矣。

朱子以靜爲本說下

然則周子太極圖之主靜。又何說乎。曰。自程朱以前。不諱言靜。不獨周子爲然。夫學須靜也。非靜無以成學。非武侯之言乎。人生而靜。天之性。非樂記之言乎。定靜安慮。節次相因。非大學之言乎。且夫天地之造化。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概此驗之。乾坤而靜。可以爲動之本也。人心之操舍。無夜氣之枯亡。而後有旦晝之清明。有無事之涵養。而後有應務之精詳。

此驗之人事而靜又可以爲動之本也。自達磨入中國之後。佛變爲禪。禪之爲言靜也。以三藏爲筌蹄。以面壁靜坐體自空。宋爲宗旨。儒者靡然成風。種種病實。莫不自宗靜而入。程子於是。以敬爲教。而朱子堅守其說。以爲聖學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而。凡平日之偶及於靜。無非有所爲而言之。非以是爲學者之準的也。蓋嘗綜而考焉。二典始終一欽。而敬字之見於詩書論語者。不一而足。靜與動爲對待。靜不可以該動。而敬則貫動靜而一之。主靜之說。著於周子。而周子已自注云。無欲故靜。然則防微杜漸之意。不待程子而已言之。慄慄矣。凡學朱子之學者。知

以靜爲本之所以立說則可。至於審脩用力亦就說中之漏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求之庶幾可以無弊云。

朱子之學得之艱苦所以爲百世之師論

自古立師道之極者無如孔子。夫孔子非僅生知安行之聖也。其自十五志學以至七十不踰矩平生履歷之境一一自道其所至是以集羣聖之大成於斯道之曲折精微無所不用其極而因材樂育亦各就其人之所至而成之無遺憾傳之無流弊也。朱子生於南宋之世士大夫多驚於異學十四歲而孤以遺命稟學於籍溪胡公屏山白水兩劉公之門三君子之學皆未

盡醇而籍溪之好佛老尤篤故朱子因之亦遂出入於老釋間李延平得龜山之傳於是往而受業延平雖極辨釋老之非而令驗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求聖人灑然脫落之趣其虛實之旨趣固與釋老判若天淵而豪釐之差偶不加察則亦不能無疑侶之嫌十年之間進謁者四寓西林者動輒數月而中和之旨終未能達及癸未之冬而延平逝矣其時建陽之間老成凋謝張敬夫崛起衡山爲胡五峰高第弟子朱子奏事延和適孝宗召敬夫至行在與之欵曲甲申自豫章送魏公置至豐城與敬夫舟中相聚者三日數年之間書問往來商榷議論朱子自悟

人自有生以後皆爲已發其未發者特其渾然之體流行不息竝無分段時節之可言以爲向之闡於西林而未契者今無復有纖芥之疑矣及丁亥至潭州留長沙者兩月與敬夫辯論之語今已無傳大氏敬夫守其師先察識後涵養之說從動處下功夫與延平默坐澄心體認未發正兩相反而朱子旣以心爲已發性爲未發但從動處着力較爲直捷雖心亦疑其少偏而不敢遽以爲非姑且從之者又兩年壬辰之春因與蔡季通辯論而有疑焉於是復求之程子之書然後知事物未至思慮未萌之時皆爲未發而天命之性體段具焉回溯夫向之目心爲

已發性爲未發者。不惟命名之未當。而亦欠涵養之全功。自是以後。旣力辨先察識之非。又知延平求中之說。不能無弊。一守程子涵養用敬進學致知之說。以虛明靜一養其心。以整齊嚴肅飭其體。以條分縷析辨其理。以身修力行踐其實。辨異端。倡是之非。定吾道。指歸之正。迨至七十之年。德尊望重。門牆俊傑。濟濟如林。雖其造就之純。非後學所能窺測。然亦幾幾乎孔子之不踰矩矣。或者曰。朱子之學。得之艱苦如此。向使卅角之年。得延平以爲師。何至有釋老之出入。更得二程以爲師。又何至翫心於高明。而余謂不然。今夫山吾知其爲高。然不歷太行之

險。烏知羊腸之詰詘紆衍乎。今夫水。吾知其爲深。然不經滄溟之島。烏知洲嶼之幽深盤鬱乎。今夫天。吾知日月星辰之所躔。次。然不經星官疇人之細測。烏知黃赤距度古今之差異乎。今夫地。吾知土石岳實之所渟峙。然不經輶車使節之征闕。烏知蠻貊絕域風俗之奇詭乎。然則朱子之所以能辨異端。屏邪說。集諸儒之大成。而爲百世之宗師者。一一皆從艱苦中來者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吾亦曰。朱子竟以難苦得之。然則世之爲學者。其亦可以不必矜高明而誇捷獲矣。

與胡珣卿茂才論學菑通辨及三魚堂集荅秦定交書書

通辨一書。顧亭林日知錄中極稱之。自陸清獻公力爲表章。遂大顯於世。按此書取精者。在後編續編之上。中四卷直入陸學之窻奧。而抉朱學之所以然。前編中下卷。雖是此書眉目。然當時羅文莊與姚江書。已發其端。通辨特因以益致其精。惟前編之上卷。竊不滿於心。以爲清瀾陳氏尙爲異說所蒙耳。何以言之。朱子之學。凡三轉。十五六歲後。頗出入二氏。及見延平而釋然。此朱子學之第一轉也。受中和未發之旨於延平。未達而延平沒。乙酉丙戌之間。自悟中和舊說。又從張敬夫先察識後涵養之論。此朱子學之第二轉也。己丑更定中和舊說。并辨敬夫

先察識之非。一以涵養用敬進學致知二語爲學者指南。此朱子學之第三轉也。通辨不能一一分別。槩謂朱子四十以前出入禪學。與象山未會而同。非大錯乎。朱子二十九歲時。爲許順之作存壘記。以心字大論。旣以孟子存其心一語名齋。何得抹煞心字不說。終以必有事焉數句。爲存心之道。仍是以孟子解孟子。通辨謂與禪陸合。是并孟子而亦禪陸矣。荅汪尙書書。是爲齒德兼尊。溺於異學者。作引導。故其詞特謙抑。荅何叔京諸書。一則懲叔京博覽之病。一則申中和舊說之旨。及張敬夫先察識之論。俱與禪陸之學。判若天淵。自通辨謂朱子四十以前。

與象山未曾而同。於是李臨川并有朱子晚年無一不合陸子之論。戴東原遂有老莊楊墨陸朱合一之說。未必非通辨之言。予之以口實也。李氏晚年全論因通辨所譏存齋記之意敷衍成書。戴氏孟子字義疏證因通辨四十以前與禪陸合之論遂謂朱子終身之學無不如是。

本朝真能爲朱子之學者。首推陸清獻公。其荅秦定叟書。分別與何叔京林擇之薛士龍諸書之次第。較通辨爲有條理。惟以朱子四十以前出入釋老。尙沿通辨之說。是其一蔽也。清獻又謂中和舊說雖屬已悔之見。然謂心爲已發。性爲未發。亦指至善無惡言。與無善無惡相楹筵。精確不易。然則中和舊說之不

同於禪明矣。何得統謂之四十以前出入釋老乎。僕謂何止中和舊說。卽十五六至二十四五出入二氏之時。亦不過格物致知無所不究。二氏亦在所不遺。其實與易簡功夫判然各別。比而合之。是緇素之不分矣。清獻又謂朱子之學。再定於退求之句。讀文義之後。竊恐未然。朱子讀書。擊究之功。自少至老。終身從事。並非四十以後始求之句。讀文義之間也。且與薛士龍書。明云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而亦未有聞也。荅江元適書云。未離乎章句之間。雖時若有會於心。殊未有以自信。何得專以此爲朱子之定論乎。朱子之定論。在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齊頭竝進。缺一不可。未可

謂再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也。

與胡珣卿論白田草堂襍著書

蒙以白田襍著爲問。王氏深於朱子之學。然繙繹之頗多膠轕不清之處。如知荅江元通書。出入於釋老者十餘年。通辨不當遺而不載。是矣。卻又不信季誼二十四歲受學於延平之說。必三分輔漢卿之所錄。謂庚辰爲受學之始。回頭看釋氏之書。漸破綻。實無左證。不思朱子明明自云從遊十年。又云十載笑徒勞。以庚辰計之。不過三年。與朱子自述。旣大不合。而語類所謂後年歲間始覺其非者。亦大相反。凡所謂餘者。皆有限之辭。

十餘年者謂十年之外而又有餘也。若云至庚辰纔出釋學則

自十五歲數起已十七年。餘字所該不應若是之久而年譜所

謂頓悟釋老之非者相懸至七八季之遠。使朱子出入二氏之

迹。眈眈不清。是一大膠轕也。王氏又謂朱子悟釋老之非在戊寅再見延平後。比庚辰又早三年。

其無定見如此。初注文集知荅薛士龍書之二十餘年二字爲羨文可

謂能具隻眼矣。卻於襍著中又改荅薛書爲壬辰。文集注以爲辛卯。以

遷就二字之不爲羨文。不知自癸丑至壬辰實僅滿二十年。無

二十餘年。況士龍卒於辛卯九月。王辰何得有書。通辨列之庚

寅。不爲無據。要之此書之羨文。不僅二十餘年之二字。卽先生

君子之生字亦係羨文。朱子十四失怙，可稱先君子之餘教。事延平十年，不得云先生君子之餘教。荅江薛二書，相爲裏裏必如王氏之說，則兩書糾纏不清，是又一大轆轤也。知伊川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二語，爲朱子定論，其見卓矣。卻又謂己丑仍守舊見，至庚寅以後始提敬字，不知己丑之悟，實悟於程子之言敬。前此之游移，實游移於延平之言敬字，不分明。荅張敬夫書，與湖南諸公論學書，及己發未發說，記程門論學同異諸篇，皆極言敬字之眇。又皆己丑一時之言，必如王氏之說，則中和舊說與更定舊說，至啞不清，是又一大轆轤也。知延平之求

未發不免少偏是矣。卻又謂朱子悟已發未發之旨仍用延平
涵養之說。後十餘年至甲辰。與呂士瞻書。乃有疑於延平求中
之說。謂當以程子之言爲正。至戊申。與方賓王書。始斷然言之。
不知悟已發未發之旨。卽悟延平之偏。揚方庚寅錄所謂言敬
字不分明也。何待十年後之甲辰哉。朱子己丑與林擇之書。所
謂遂成蹉過。辜負此翁者。指從張敬夫先察識言也。所謂舊聞
李先生論此最詳。恨已不能盡記其曲折者。指靜中看未發之
中言也。不欲斥言其非。故委婉其詞。以爲不能盡記其曲折。必
如王氏之說。則所謂悟者仍未悟。是又一大轆轤也。他如以靜

爲本之說專救湖南之闕處承當自注及下文甚明而王氏以爲未定之論。若汪尚書書專爲齒德兼尊窮於異學之大老作引導而王氏以爲其詞未決。若林擇之書語意無弊而王氏以爲與白沙姚江之說相侷。是皆不免自生輕駁也。足下試取王氏之書與鄙說納加推勘不憚反復幸甚。

與朱福堂博士論季謙書

閣下爲紫陽後人之宗子。四方爲紫陽之學者皆徵信於宗子之家。然紫陽去今六百餘年。傳聞異詞。則季譜一書不可不加攷訂也。李果齋之原本不可尋見矣。明洪武甲戌所修者。汪氏

仲魯爲之序。正德丙寅，戴氏銑又修之，而名朱子實紀。嘉靖王子李氏默又重修之。今原本俱未之見。我

朝康熙七年，有吳氏良樞所刻本。三十九年，有洪氏去蕪所刻本。雍正三年，有施氏瓚所刻本。乾隆年間，又有婺源所刻本。大氏皆因李古沖之本而增益之。識者頗病其齟齬。惟寶應王編修懋竑所輯世稱善本。然所曾瀏覽數過，覺於大節目可疑者尚多。關係匪淺，謹摘敘其略，以求政於左右焉。朱子幼孤，稟學於籍溪屏山白水之門。三先生之學皆襍禪。故朱子十五六歲，卽出入於二氏。年二十四，見延平而受學。又年餘盡弃其舊。朱

子荅江元適書。所謂出入於釋老者十餘年是也。年譜紹興二十有三季。季二十四歲始受學於延平先生之門。又云初先生學無常師。出入於經傳。泛濫於釋老者幾十季。季二十四見李延平。洞明道要。頓悟異學之非。而道統之傳始有所歸矣。明簡確鑿。非果齋親炙朱子之深。不能爲是言。乃王氏忽反之。謂朱子癸酉初見延平。未嘗受學。戊寅再見。亦未受學。直至庚辰歲始受學。而悟釋老之非。於是改癸酉爲初見。而移受學二字於庚辰之冬。將先生學無常師云云。盡行刪去。不思從遊十季。誘掖諄至。實出自朱子之口。焉可誣乎。此於朱子之學問大有關

繫當攷訂一也。朱子家禮一書，易質後始出。雖其書爲未成之書，然綱舉目張，斟酌司馬程氏之說，而折衷不苟。黃勉齋楊信齋黃子耕陳安卿諸高第弟子，皆信之不疑。卽朱子之三子敬之先生，亦以爲是其序載於文集，其遵行徧於天下。後世乃王氏忽援元應氏之說，以爲斷非朱子之作，遂於乾道六年下剛季譜家禮成一條。此於朱子之著述，大有關係。當攷訂二也。朱子同時之學，湖湘則張宣公，浙則呂成公，江甯則陸文安公，宣公之學，取心折朱子，末乃同歸而一致。成公歿後，呂子約潘叔昌諸公，頗爲永康議論所震。朱子提舉浙東一年，與浙人往來。

深知浙學之弊。故奉謹於純熙十一年。下大書力辯浙學之非。六字。浙學不僅子約叔昌諸公。永康永嘉皆在其內。此亦必是果齋之原本也。至於江甬陸氏之學。自純熙二年。與朱子會於鵝湖後。朱子與朋友講習。婁言其所學之偏。非浙學比也。乃王氏忽於純熙十二季書曰。辨陸學之非。又書曰。辨陳學之非。無論辨陸學。不始於十二年。卽以爲白鹿會後。由曹立之墓表起。學亦在十年癸卯。與十二年何涉。且陳學卽浙學也。浙學之壞。實由於同甫。乃必出同甫於浙學之外。誠不識王氏命意之所。在此於朱子之議論。大有關係。當攷訂三也。乾道庚寅。朱子葬。

其母於後山天湖之寒泉塢。因築室寒泉。讀書其間。小祥之後。諸生就之講習。遂攜二子同往。并招蔡季通課之。後既免喪。益加修葺。往來讀書不輟。名之曰寒泉精舍。季誡云。先生居喪盡禮。既葬。日居墓側。且望則歸奠几筵。此亦必果齋之舊本。後人不能憑空譏出。乃王氏深疑此事非是。竟全將此節刪去。不知朱子表弟程允夫先生。曾與朱子書云。聞已襄大事。遂廬墓側。乃其確據。又未免喪以前。只稱寒泉。不名精舍。廬墓讀書。古人行之者甚多。並非朱子之越禮。此於朱子之孝思。大有關係。當攷訂四也。李文愍爲姚江之學。季譜序中以舊譜尊朱。詆陸爲

私家言則於舊譜之議陸學者或有剛節誠未可知然文愍在嘉靖朝不附嚴嵩以致外於獄中乃端人也姚江之學雖與朱子殊至其大身大節卓然天壤凡學於姚江之門者往往有大賢君子出乎其間不得因其學而肆爲排詆沈繼祖劾朱子一疏閩本吳本俱載於季譜中雖非果齋之舊亦未必出於文愍之手乃王氏疑此疏不見宋史乃是陽明後人僞造以詆朱子而載入季譜爲後人之無識不知宋李秀巖道命錄中早已全載何王氏竟未之攷也嗟乎人至僞造文字以詆先賢非小人之尤者不至此學姚江之學者何至奸詐無良若是不惟無以

履姚江後人之心。且恐重爲吾道之累。當攷訂五也。他如季謙
近思錄成。洪本云。其後先生守漳州日。又添入數條。刻於學官。
此亦必果齋原本。詳見朱子荅宋擇之書中。乃王氏以爲無據。
一筆刪去。其果於自信如此。夫王氏號通朱學。其精博爲世所
稱。而疏繆者若斯之甚。甚矣。季謙之當攷訂也。閣下箕裘家學。
暇日取各刻本。季謙以朱子文集語錄。參互審核。勒成一書。以
惠後學。幸甚。

及門婺源程達璋校字